

抗日的決心

站在民衆立場說，抗日與不抗日是絕對不成爲問題的，因爲儘管日本軍閥高倡其所謂「東方王道」的論調，儘管日本的御用學者在那裏力喊「中日親善」的口號，事實——絕對不能否認的事實——

告訴我們：跑上帝國主義之路的日本早已變成中國及其他東方被壓迫民族的共同敵人了。對待敵人只有用鐵和血，用不到老學究似的搬出那麼多的歷史及掌故，證明東三省爲中國之屬，用不到名爲維持世界和平，實則瓜分世界上弱者利益的國際聯盟在那裏屢次起草並討論廢紙似的報告書和決議，更用不到利用各帝國主義者在太平洋方面的均勢來維持偏安的局面。如果民族的解放可依歷史證明，依製造廢紙報告書，依利用均勢等方法以求得，那麼我們不知道爲甚麼英國要統治與她沒有歷史關係的印度？爲甚麼過去一切關於保障中國領土完整的條約不會發生一毫效力？爲甚麼李鴻章的「以夷制夷」政策會招來光緒年間各重要海口與各港之瓜分？一般歷史——尤其中國歷史——這樣告訴我們：只有向敵人作勇敢的奮鬥，纔是民族謀生的唯一途徑。

事理是如此的，而當軸的決定與行動又如彼。這種矛盾造成流行的一般悲觀主義，直至最近，民衆的意思，外力壓迫的緊張，與國聯的無能，纔使我們的當局感覺到非抵抗一抵抗不可。現在熱河的戰事已在

猛烈進展中，華北軍人已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最近代式武器下奮不顧身的抵抗着。這民衆抗日鬪爭的開始，將使我們的當局再不敢懼怯畏葸，踏九一八的覆轍。所最要的就是今後的抗日運動，必須化成廣大的民衆運動，方足以濟事。因爲中國的民衆是與日本帝國主義者勢不兩立的，只有民衆的抗日纔是有效的抗日。（有心）

日蘇關係與不侵犯條約

忽緊忽弛恫怛迷離的日蘇關係，至今依然令人難以把握其真相。一方軍事準備，各不相下，一方不侵犯條約的進行，依然藕斷絲連。最近如日本軍部的暗中向北滿派兵遣將，日人相澤的主使焚燬蘇聯堪察加島航空站；而在蘇聯方面，當局要人如史太林、伏羅希洛夫等迭次告誡軍民，準備武裝抵抗外敵，則又似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了。

許多人觀察日蘇兩國，以爲政治體系不同，一爲資產階級的帝國主義國家，一爲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國家，根本不能相容；且兩者的對立，在今日已日趨尖銳化，日蘇決無妥協的可能；甚至以爲日本的窮兵黷武，不恤向世界挑戰，其假想敵實爲蘇聯，而非美國。我們覺得這種見解，未免近於偏頗。兩種體系不同的國家的確對立着，十五年以前已對立着，然亦僅止於對立着，發展到對立以上，時日尙早。假設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一日不消除，則這種對立無重大危險可言。歐州大陸反蘇聯戰線前衛的法國，既已於去年與蘇聯締結了不侵犯條約，在遠東的